

七道

31

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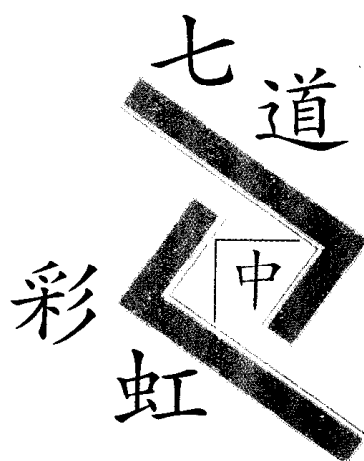
中

虹

萧逸作品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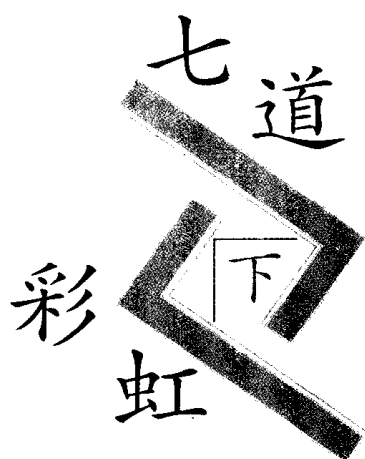
31



蕭逸作品集

中國友誼出版公司

32



蕭逸作品集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独

(京) 新登字 191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：图字 01—96—1126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七道彩虹 / (美) 萧逸著 — 北京：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，1997. 8
(萧逸作品集)

ISBN 7-5057-1300-0

I. 七… II. 萧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I 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15739 号

责任编辑：韦尔立 沈庆均

书名	萧逸作品集·七道彩虹
作者	◎萧逸 著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印刷三厂
规格	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54.5 印张 1268 千字
版次	1997 年 10 月第 1 版
印次	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	1—10000 册
书号	ISBN 7-5057-1300-0 / I · 360
定价	81.80 元 (全三册)

冬眠先生

冰河惊尸变

第一个发现尸体的是老马。

这个人，外号叫“包打听”。人家是“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”，他正好相反，专门“无事生非”，小事化大，大事满天飞。

就拿眼前这件事来说吧，总共不过个把时辰，已经闹得满城风雨，无人不知，尽人皆晓了。

“尸体”是在老龙潭发现的。

死人谁都见过，可是像眼前这种死人，硬是没人见过。

莫怪乎上了七十的刘乡约，也摸着胸前的一绺白胡子，频频地摇头叹息，不住地啧啧称奇。

人是越聚越多。

灯笼，火把，里三层，外三层，人是黑压压的一大片，就连历年的赶庙会，前一阵子的舞火龙也没这么热闹！

灯光、火光围绕着老龙潭，把这块地方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。

尸体直直地躺在潭子里。

不是躺在水里。

躺在冰里。

交冬数九的寒天，可真有一股子冷劲儿，老龙潭的水早在一月以前就冻上冰了。

老马是“两河冰坊”的二东家，每年这个时候，他都要到老龙潭来看看冰，算计结了多厚，好在开春前后凿上一些冰块，运到窖里去，等到一交暑，他收的这些冰可就值大钱了。

他就是因为这个才致富的！

想不到这一次却会遇见这种怪事。

在上千对眼睛的盯视之下，只怕他以后再想动这些冰的念头可就不灵了。

老龙潭的水到底有多深，众说纷纭，有人说三丈，有人说十丈，还有人说没底儿，最绝的是还有一个酸秀才，这老小子硬说潭里有条大龙，每到春雨黄梅时节，这条龙都会升出水面吞云吐雾一番。

闲话是闲人说出来的。

尽管是朔风凛冽，冻得人牙龈子打颤，可是人还是越聚越多。

大伙耐心地在等着。

等着看府台大人的亲临验尸！

府台大人姓李，官印吉林，原是“南乐”县令，因为有清声，新近才高升的。

人命关天的事，当然不能马虎。

早先府里的老捕头张方带了十几个人来，往四周一站，插上了几杆高挑官灯，大家就知道有好戏可以看了，所以才越聚越多，舍不得离开。

张捕头在潭边新架了四盏孔明灯，灯光直接照向冰内尸身，大家才更能洞悉入微。

死者好一副怪模样——四十二三的年岁，瘦高瘦高的个头儿，尖白脸，一头黑发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平平地贴在前额上，那样子像大闺女剪的“刘海”式样差不多。

这种天，人人都是一身大棉袄，有钱的都穿的是皮统子，这家伙却是一身素白绸子的两截裤褂，肥肥大大的，最显眼的却是前襟上那一排金光闪烁的大钮扣。

有人揣测那些钮扣是赤金作成的。的确有点像，因为在灯光照耀之下，每一粒扣子都金光闪烁，耀眼青光，铜不会有这么强的光度。

府台大人还没来。

张捕头有些耐不住了，他跳到了结了冰的潭子上，打量那个冰里的人，心里一个劲地发着恨：

“妈的，你哪里不能死，怎么想出这么一个鬼主意？”

算计着他是怎么进去的，却是怎么也想不通。

张方办案子少说有二十来年了，什么案子他没见过？什么样的尸首他没看过？可是眼前这一桩，他可真是“大姑娘出嫁”——头一回。

别说是见，听也没听过。

算计着潭子里的水，要结成这么厚的坚冰，起码也得半个多月。死者如果早已淹死，在结冰之前，那么尸体一定会浮在水面上，要是刚刚淹死，应该沉在潭子底下……

这算是怎么回事？说上不上，说下不下，竟然会浮在四五尺深浅的水中间！

“奇闻！”

张捕头不止一次地念着这两个字。

两道灰黑色的眉毛，紧紧地锁着，他打量着冰里的这具尸体，要想把他弄出来也不是一件容易事，幸亏“两河冰坊”的二东家老马帮忙，调来了七八个凿冰的伙计，带着冰锯子、大钢丝钳子。

尸体当然不能硬凿出来，因为那样怕伤了外表，验尸验尸，

最重要的就是要保留尸体的完整，要查看到底是“他杀”还是“自杀”？要是属于“自杀”，事情还简单，挖个坑埋了就算完事；要是“他杀”，那可就麻烦大了，李大人对于命案最不马虎，非得折腾个人仰马翻，弄个水落石出不可。

当然这当中，可全赖这位张头儿出力了。

张头儿想到这里，怎么会不烦？

潭边上人声骚动。

老远就听见李大人驾临的开道锣声！

两列子持灯的役卒前导着，李大人坐在青呢顶子的八抬大轿上。

轿子一直来到了眼前才停下来。

张捕头亲自上前，揭开了轿帘子，打着扶手，把那位府台大人由轿子里请了出来。

李大人披着狐裘斗篷，戴着海龙皮帽子，红红的一张脸，六十岁的人了，还看不出一点老态来，鼻正口方，很有些子官威，仪表也不错！

在张捕头的指引下，李大人一直走到了潭边上。

原本嘈杂的人声，在李大人方一下轿之初，顿时安静下来，连大声的咳嗽都听不见！

大家伙的眼睛在久视冰中尸身之后，现在全部转移到李大人的身上，倒要看看这位府台大人，怎么来断理这件棘手的命案！

看着冰里的尸体，足足有半袋烟的时间，李大人是一句话也没有说。

“大人，”张捕头小声说：“像是个外来客。”

李大人点一点头，说道：“外来客更麻烦。”

凭他干了三十年的地方官，这种死法还真是第一次见过，的

确是透着稀罕。

“请大人指示发落，”张捕头说：“卑职已带来了凿冰的伙子六人。”

“好，”李大人说：“起尸！”

张捕头挥了一下手势，六名伙子各持冰锯到了冰面上，有人用冰钻，有人用凿子，开始叮叮当当地向着冰上敲。

李大人忙道：“叫他们停手，不是这么个起法，糊涂！糊涂！”

张捕头忙出声呼止。

李大人吩咐说：“用锯子起，四周围要连着冰，不能碰了尸体！”

张捕头答应了一声，跳下去用冰钻子在冰上面划了一个四方的格子，吩咐伙子用冰锯子按着格子锯，一时间六名凿冰伙子忙成了一团。

差人在潭岸上摆了一张靠背椅子，李大人坐下来，他的贴身跟班儿递上来一个暖手的提炉，又点上一袋烟，看样子还有一阵子好蘑菇。

李大人吸了一口烟，看着身前的张捕头道：“今年地面上怎么老出岔子，什么怪事都叫我们碰上了！”

“可不是嘛，”张捕头哭丧着脸说着：“希望这个人是失足坠水，自己淹死的就好了。”

“不可能！”

李大人“噗”地一声吹着了纸媒，又吸了几口烟，他眯着两只眼睛，冷冷地笑道：“这是有人故意捣乱，给地方上制造不安！看吧，要不了三天，省里就知道了，一定有公事查问这件事情。”

“大人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有什么法子？”李大人道：“少不了，你要多辛苦些了。”

“大人说的是!”

张捕头那张脸看上去确是够苦的!说了这句话,半天没吭气。

这时候就听得一阵子人声叫嚣,遂见六名伙子,已用钩杆把一块内嵌尸身的长方形大冰块钩了上来。

李大人“唔”了声,站起身子来,道:“叫他们小心着点儿,千万不能把里面的尸体弄坏了!”

又来了几个差役,用绳子的用绳子,用钩竿的用钩竿,费了老大的劲儿,才把那块重有千余斤的大冰块拉到了岸上。

四下里的人乱哄哄地围了上来,大家争着看这个冻结在冰块中的奇怪尸首,众口纷纷,乱成一团。

李大人由张捕头与四名捕快护侍着,分开了人群,一直走到了冰块跟前。

围着这块四方形的冰,李大人走了一转,细细地看了一遍,张捕头也细心地打量了一圈。

李大人挥了一下手,几个人把冰块转了个角度,又看了个仔细。

“没有伤?”

“没有。”张捕头肯定地点头道:“看样子是淹死的!”

李大人冷冷地道:“淹死的人,应该是大肚子,这个不像。”

可不是吗!冰块里那个死人连一点肚子也没有。

除了那张尖尖的白脸,令人看着可怖以外,其他手脚部分甚至于看不见一些皱纹。

李大人本待要现场化冰验尸,却碍于眼前闲人太多,人群越聚越多,里里外外围了个水泄不通。

看见这种情形,他临时改了主意,吩咐把尸体连同冰块抬回衙门处理!

吩咐完毕，他便上轿回府。

张捕头遵命，令人取了芦席一方，把冰块连同尸体包扎了一下，亲自押着八名杠夫，把这块重达千余斤的大冰块，抬回了衙门。

一切就绪以后，已差不多是午夜时分了。

张捕头遵命破冰启尸。

他担心刀斧破冰会损害了尸体的完整，所以，令人在冰块四周生了四个炭火炉子。

这时候天已经很晚了。

算计着这块冰完全融化的时候，必定是天将近晓。

大家伙忙累了半夜，都有些累了。

张捕头令人把这间刑事房门窗上锁，又吩咐得力的捕快“虎尾鞭”孙七坐更门外。

一切吩咐妥当，他才拖着疲乏的身子返回睡觉去了。

李大人对于这件怪绝古今的“冰尸”命案十分重视。

一大早，他就着人去唤来了大捕头张方。

张捕头又找来了专为府衙验尸的伤科大夫何叔公，一起参见了府台大人。

一行人，浩浩荡荡地来到刑事房门前。

“虎尾鞭”孙七，还在门前坐更，见状赶忙迎上行礼请安。李大人吩咐开门验尸。

孙七亲自开了锁，打开了房门。

但只见——四盘炭火只呈余烬。

冰已融解。

只是有一点——尸体却不见了。

地上，满是融化了的冰水，到处水渍渍的。

刑事房的两扇窗户还插着锁闩，窗外还有重重的一层铁栅，一切都完整如初，只是尸体不见了。

现场所有人的眼睛都直了！

李大人惊讶地四顾着，说道：“尸首呢？”

张捕头转过脸来看向孙七。

孙七只吓得脸色苍白，扑通跪倒地上，连连叩头道“回大人，这……这是鬼……”

“鬼”字出口，所有人都吃了一惊，下意识地全都不禁打了一个寒噤！

李大人怪叱一声道：“胡说八道，朗朗乾坤，何来鬼怪之说？分明是你这个奴才弄的手脚，给我打！”

张方一抬脚，“噗”一声，踹在了孙七肩窝上，后者仰身倒地。

他身子被踹倒地上，还来不及站起来，已为张方赶上一步踏住了心窝。

孙七吓得大叫道：“头儿饶命……冤枉呀！”

张方厉声叱道：“说实话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冰里的尸体呢？说！”

“小的天大的胆也不敢在大人面前撒谎……”孙七脸色发青的道：“张头儿……你老得相信我……”

李大人在一旁发话道：“叫他起来说话。”

张方忿忿松开了脚，孙七在地上打了个滚儿，满身是水地爬起来跪下，向着李大人频频叩头不已，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李大人察颜观色，相信孙七不会撒谎。

“说，”他冷冷一笑道：“若有半句谎话，小心我拿你问罪。”

孙七叩头道：“小的怎敢瞒骗大人？昨夜张头儿亲自与小的在门窗上加锁的，张头儿令小的在门外坐更，那时天色已过三更，四更不到……这一夜小的连眼皮都未合，直到大人此刻来到，大人务必请相信，小的所说乃是实言，如有半句虚假，叫小的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！”

说罢，鼻涕一把泪一把，这位年岁尚轻的捕役，竟号啕痛哭了起来。

李大人沉思了一下，心里透着古怪。

无论如何，他相信孙七所说是实话。

略一沉思，李大人遂点头道：“你起来吧！”

“谢谢大人！”

孙七叩了个头，欠身站起来，侍立一旁。

这时老捕头张方却在审查着那两扇仍然上锁的窗子，窗门是里面插上的，而且是他昨夜亲手插上的，现在看上去并无丝毫异样，何况窗外还有一层铁栅，经他检查的结果，依然完好如初。

把这一切看了一遍之后，这位办案子素有“高手”之称的老捕头也不禁有点脸色发青，心里暗暗地叫着稀罕。

李大人一双精明的眸子，却意外地注意到了距离地面有两丈高、嵌在房顶上的一个小天窗。

其实那何能称为天窗？只能称它是一个通气孔罢了！

“刑事房”，顾名思义刑押拷打犯人的地方，安全措施是必然的，那个通气孔不过像一个汤碗般大小，如果说可以容纳一个人的进出，未免匪夷所思，况且走脱的人，还是一个尸首，那更是令人拍案惊奇，简直有点像神话了。

然而，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如此。

作何解释？

李大人频频地苦笑着，随同来验尸的伤科大夫何叔公更不禁两眼发直，两个跟李大人的长随也脸色苍白。

孙七在打哆嗦。

张方皱眉不语。

空气好像一下子胶着住了。

老捕头张方人称“穿梁鼠”，轻功很有一手，武把子更是不弱，这个邪他不信，也不敢信。

要是传出去说他连一个死人都看不住，张方这个脸可是丢不起，尤其在府台大人面前说不过去。

他冷笑着把长衣下襟捞起别在腰带上，足下用劲一点，“腾”地一声蹿了起来。

不愧是“穿梁鼠”，身手确是不凡！

身子拔起正好有两丈高下，两只手往前面一攀一抓，正好托住了那扇所谓“天窗”，其实是通气孔的两侧石框，身子可就吊在半空了。

当着府台大人面前，正是他展露身手的好机会。

只见他两手像壁虎似的硬撑着身子全身向上一提，整个下身反吸了上来，就势把一只左手伸到了天窗外面，可就把身子给稳住了。

张方的手才一探出气孔之外，已吃了一惊——他的手摸到了一摊水。

外面并没有下雨，近月来压根儿就没下过雨，哪里来的水？

天窗太小，他的头很吃力地才能探出一半——探出一半已经够了。

他看见了平顶的瓦面上，有清晰的脚印——水淋淋的脚印子。

“老天！”

心里打了个哆嗦，一下子仿佛全身失去了力道，手劲一松，由屋顶天花板上直坠了下来。

李大人急问道：“怎么，有什么发现没有？”

“走了……”

张方只说了这两个字，一时，面色如土！

李大人显然还不明白，问道：“谁走了？”

“尸首！”

李大人顿时一愣：“尸……首走了？”

“大人……”张头儿闪了舌头般的不得劲儿！“这件事，是透着稀罕，不过，依卑职判断……可能冰里的那个人，并没有死。”

“荒唐！”李大人忿忿道：“一派胡言。”

“大人……”张捕头脸上冒着汗，双手抱拳着：“卑职自知这些话说得荒唐不近情理，可是事实确如此——这个人的确是没有死。”

李大人，何叔公，在场所有的人，都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！呆住了。

半天，李大人才恢复正常，并道：“你是说冰里的那个人没有死？”

“确是如此！”

“一个人冻结在冰里，还会活着？”

“这……”老捕头咽了一下唾沫，苦笑道：“大人，请恕卑职见闻浅薄，关于这件事，不能向大人作一个明确的说明。只是，卑职却知道江湖武林中确是有这类能人异士，这些人的行径作为，有时候大悖情理……咳咳……卑职实是不知该怎么说……”

“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篇鬼话？”